

大 康 帝 國

第四部 阳谋春秋 下卷 修订版

孙皓晖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河南文艺出版社

大秦帝国

第四部

阳谋春秋

下卷 修订版

孙皓晖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河南文艺出版社

献给中国原生文明的光荣与梦想

——题记

目 录

第八章 风雨如晦

一 天人乱象 三策应对	417
二 咸阳大市爆发了惊心动魄的商战	425
三 新王朝会波澜迭起	441
四 繁难国葬 学问腾挪	448
五 箭方离弦 横摧长弓	467

第九章 吕氏新政

一 变起仓促 吕不韦终于被推到了前台	475
二 醇醇本色 殷殷同心	489
三 新朝人事 几多风雨	506
四 岁首突拜相 亲疏尽释怀	538
五 冰河解冻 新政抻着劲儿悠悠然推开	549

第十章 合纵回光

一 古老王朝的最后神迹	563
二 化周有长策 大军撼山东	568
三 布衣有大义 凛说信陵君	588
四 赵国的最后名将与最后边兵	594
五 壮心不已 春申君奔波合纵	602
六 兵家奇谋 大义同心	622
七 血战半胜秦 山东得回光	628

第十一章 仲父当国

一 亦正亦奇 吕不韦破了秦国百年法统	637
二 卑劣老伎在腐朽国度生出了惊人成效	651
三 再破成例 吕不韦周旋立储	659
四 两番大考校 少年王子名动朝野	674
五 庄襄王临终盟约 破法度两权当国	693
六 开元异数 吕不韦疏导倍显艰难	702

第十二章 三辕各辙

一 少壮奇才 不意遇合	712
二 苍山大师与谜一般的二十一事	719
三 初行出山礼 老荀子慷慨一歌	735
四 吕不韦终于立定了长远方略	748
五 巴蜀寡妇清 咸阳怀清台	759

六 幽幽梁山 乃见狂且	772
-------------------	-----

第十三章 雍城之乱

一 冠剑将及兮 风雨如磐	782
二 功业不容苟且 谋国何计物议	792
三 雍也不雍 胡僧莫惩	808
四 一柱粗大的狼烟从薪年宫端直升起	819
五 血火冠剑日 乱局竟未息	831

第八章 风雨如晦

一 天人乱象 三策应对

秦昭王五十六年五月，一场老霖雨将秦川没进了茫茫阴霾之中。

老霖雨者，绵绵长雨也。《左传》云：“凡雨，三日以往为霖。”自古以来，秦川之地多有风调雨顺，然春夏之交与秋冬之交每每总有几日霖雨。若是时节得当，这老霖雨可成天赐佳雨。譬如三月八月的末旬霖，恰逢春耕秋收方罢麦谷播种已了，几日霖雨自是妙极。然若时节不当，老霖雨又是大大的灾异。今岁一进五月，天便燠^①得出奇。风不吹树不摇四野山川寂静呆滞得石雕陶俑一般，唯有烘烘热浪裹着渭水的蒸腾湿气漫将过来，田间耕夫坊间工匠，官署宫殿的大臣吏员，终日皆是一身黏糊糊汗水动辄气喘如牛，闷得一颗心总在胸口突突跳。老秦人将这种怪诞天候叫做“天魔”，说是上天被噩梦镇魔得没了气息。在老秦人惴惴不安心惊肉跳的当口，初旬末夜的三更时分，天际乌云密

① 燠，热或暖。今音读 yù，古音读 òu。秦地古方言将闷热叫做“燠”（òu）。《诗·唐风·无衣》：“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布刷啦啦雨幕笼罩秦川。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停停下下下下停停日日夜夜地直扯到六月初才收住了淅淅沥沥的雨声。云开日出之际,渭水变成了滔滔巨川,关中变成了一片汪洋,遍野金黄的麦浪在白茫茫的水雾中变成了绿森森野荒荒的草苗,村社房倒屋塌,场院千疮百孔,极目四野,无边萧疏。冷冰冰的六月,关中老秦人纷纷将秋冬时节的皮袍绵袍布夹袍胡乱上身,一边从破损的粮囤中挖出残存的豆芽一般的陈年五谷填充辘辘饥肠,一边默默聚向村社祠堂或里中最大的场院,勒紧犂带期盼着从泥水中趟回来的亭长里正带回官府의 应灾政令,尽快带领他们离村救荒。

秦法治灾不赈灾。这是老秦人都知道的法程规矩。但有天灾,王室官府从来不会打开官仓发放五谷救济饥民,也不会开放王室园林准许饥民狩猎采摘。其法理是:无偿发粮即国家赏赐,而灾民无功获赏,为国家立功之士会被人看轻,民人事功之心会轻淡。自秦孝公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历经惠王、武王、昭王三君,都牢牢恪守了这一法令。

虽则如此,却绝不意味着秦国对异常灾害无动于衷。对于灾害,秦法的主旨是“治”。所谓“治”,是在灾害发生之时,官府立即颁发应对政令,而后由灾区的亭长里正们带领民众族人到未曾受灾的山林中狩猎自救,或到官府指定的生地垦荒自救,使民经过辛苦劳作而度过饥荒灾难,避免民因不劳获食而成惰性。治灾之要义,是民人不得私相逃荒而致民力流失,须在官府政令之下由乡官率领实施。否则,连坐法令会使邻里族人一体同罪。法度虽然严厉,老秦人却是凛然遵守毫无怨言。此中根基在于两条:其一是秦法公平,法不阿贵,老百姓乐见贵胄官吏与他们一体同法;其二是官府敬事,政令快捷,对天灾人祸之应对历来都是全力以赴。当世秦川谚云:“治灾苦,食果腹。赈灾谄,受活散^①。”说的正是这治灾比赈灾长人志气,使人精气神奋发不散,如同治病之苦口良药。

依着商鞅变法后百余年的法度规矩,每遇灾异,官署吏员会立即捧着书令驰进村社星夜部署治灾生计,根本无需乡官们来回奔波。然则,今岁如此涝灾,吏员非但不见踪迹,亭长里正们泥水奔波郡县官署,掌事官员们也是手足无措,只愁眉苦脸一句话:“诸位父老但等两日,官府书令只在迟早也。”

^① 谄,秦地古方言,流传至今,意为舒坦。受活,秦地及北方古方言,流传至今,为古语“受用”之转,意为享受、得益。《周礼·天官·大府》:“颁其货于受藏之府,颁其贿于受用之府。”

出事了！

老秦人终于不约而同地生出了一种不祥预感，尽管秦法不许妄议国事，各种传闻还是在市井巷闾山乡村社悄悄流传开来。人们当头想起的，是老霖雨中流传的一支童谣：“东南风止，鹑首天哭，太白失舍，缩三盈一。”这支童谣的后两句隐秘晦涩得谁也不解其意，然仅是显然已经应验的前两句，已经足以听得老秦人心惊肉跳了。这头两句说的是五月初那阵子天魔无风，最终引来了一个月的老霖雨。按照星象分野，“鹑首”是雍州秦地，“鹑首天哭”自然是秦国老霖成灾。后两句虽然难解其意，老秦人却确信不疑地知道说的是秦国之事，而且十之八九不是好事。太白星是接近太阳的大星，属西方，主肃杀之秋。太白星出现之后（即进入某地视野），运行二百四十日隐没，其间经过在二十八宿中的十八宿（舍）的停留；若该当出某舍而不出，该当入某舍而不入，谓之“失舍”，是运行失常。太白失舍，所主方向有极大忧患。有通晓星象的士子说，老霖雨前太白曾经隐没三日又短暂出现一夜，而后至今不见太白出入，这是失舍。至于“缩三盈一”，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是指秦孝公以来的国运盈缩。有人说这是日后的事情，天机岂能预泄？有人说童谣无欺，只怕恰恰要应在眼前。说者听者各执一词，谁也说不透谁也不服谁，却都不约而同地以为不是好事，秦国要熬煎了。在人们压着嗓门为童谣天象争辩不休的时候，一个更为惊人的消息在立秋这日传遍了朝野：陇西天崩地裂，山陵倒溃，死人无算！天崩者，陨石雨也。地裂者，大地震也。山陵倒溃者，高山洪水与泥石流也。陇西原是老秦人立国之前的根基之地，而关中则是老秦人立国后的腹心之地，如今根本与腹心同时突遭毁灭性大灾异，老秦人委实震惊了，市井村社顿时一片沉寂。大劫难结结实实地发生在眼前，任谁也不用揣摩吉凶预兆了，人们再也无心争辩甚个童谣天象，只铁青着脸默默等待着那个谁也无法预料而谁都有着隐隐预感的更大噩梦。

谜底终于揭晓。

六月初三黎明，洒扫庭除的市人最先看见一辆辆麻衣辒车急如星火般驶出王城，飞出咸阳四门。接着，王城城垣立起了三丈多高的巨大白幡。到得卯时太阳挂上东方山巅，一队队斧钺甲兵护卫着一个个宣令吏开到了咸阳四大城门，张挂起盖着咸阳内史鲜红大印的白布书令——

老秦王薨了！

令人诧异的是，咸阳大都反倒是异常的平静了。国人非但没有大放悲声，反是长长

地出了一口气活泛了过来。灾异应验了,事情明白了,人们反而不慌了。蜗居噤声的国人出门了,歇业三月的民市店铺悄悄开张了,乡野农夫也匆匆进城了,咸阳四门的进出人群昼夜川流不息。一时间粟谷布帛盐巴的价格悄然大涨,三五日间出现了亘古罕见的大闷市。噩梦终于揭晓了。被灾异饥荒流言折磨得几近窒息的庶民们的心却踏实了。老秦王的崩逝固然事大,然辘辘饥肠总要填充,倒塌的房屋总要修葺,淤泥封死的土地总要翻开,来年的生计总要着手操持,荒了夏不能再荒了秋,庶民百姓总要过日子才是。官府要行国丧大礼,显然是顾不得治灾救荒了,老百姓若再闷声扛去,岂非饿着肚子等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素来厚重守法的老秦人第一次不再等待官府政令,我行我素地自救了。

大闷市一开,山东六国商贾聚集的尚商坊当即热闹起来。

依着战国邦交惯例,外国商贾不受所在国国丧大礼的束缚,原本可以径自开市。然秦为天下第一强国,动辄寻衅攻打山东,在秦的六国商人们历来分外谨慎,生怕给本国招来兵灾大祸。唯其如此,在秦国灾异频仍的几个里,尚商坊的六国商贾们都淡漠以对,不收市也不张市,只坐等上门者交易。如今谜底揭晓,六国视同天杀星一般的老秦王死了,秦国百姓不顾国丧大礼而竞相涌市,出现了天下罕见的大闷市,六国商人如何不大喜过望。各国商社根本无须商议,立即打出“救灾义卖”的幌旗,不约而同地压低物价大贱卖,并破例开了早已消亡的以物易物的老市,将潮水般涌进咸阳的老秦饥民从秦商民市一举吸引了过来,卷起了更大声势的抢购互易大闷市。

消息传入王城,正在服丧的老太子嬴柱大为惊愕。

一番思忖,嬴柱当即召来咸阳内史^①并大田令、太仓令、大内丞、少内丞、邦司空、廷尉、官市丞等一班相关大臣紧急商议应对之策,同时从太子府召来嬴异人听议。谁知议得三个时辰,却是莫衷一是。内史嬴腾主张,立即捕拿乱民交廷尉依法问罪。冷面老廷尉直摇白头,说此次饥民闷市实属异常,不背法不悖理,若大举捕拿只怕后果难料,只宜交各经济官署合力处置为上。一班经济大臣议论两分,大田太仓大内少内四位大臣认定,官仓钱粮物法定不赈灾,只能移民进南山垦荒自救。邦司空与官市却认为此举远水不解近渴,目下不妨以静制动,听任秦人疯购于尚商坊,权且当做六国代秦赈灾,以度一

^① 内史,周官称谓,战国秦沿袭名称,执掌京师政事。

时艰危。此论一出，内史嬴腾立即愤然高声：“甚个味道！听任秦人疯购，大秦颜面何在！宁可大开官市，低价抛出官仓货物，也不能教六国坏了我们民心！”执掌仓储的太仓令冷冷笑道：“内史说得何其轻松？且不说国仓无法承受，纵是有如山存货，低价抛出实与违法赈灾无异，乱法之罪谁来担承？”

眼看纷争不休，老长史桓砾走过来在嬴柱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嬴柱恍然拍案：“懵懂也！如何忘了这两位？诸位且回各司其职，异人留宫听议。”转身对老内侍一招手，“立即召纲成君与先生入宫，我在东书房等候。”

片刻之后，正在忙碌操持国丧的蔡泽匆匆赶到了王宫。接吕不韦的辎车却空着回来了。老内侍回报说，先生三月以来很少到太子府当值，今日倒是来了，点过卯出门一直未归，他已留言太子府，一俟先生回府立即送进王宫。

“既然如此，先请纲成君对策了。”嬴柱回身对蔡泽肃然拱手。

“目下之乱象，老臣深以为忧！”蔡泽铁青着脸色愤激慷慨，公鸭嗓嘎嘎回荡，“自古以来，不许赈灾之国法未尝闻也！我计然派虽精研经邦济世之学，然对大灾之救，亦不能做无米之炊！老臣之见，目下国人板荡，唯以亘古王道解之：其一，即刻颁行特急王书，开秦川与南山二百里王室禁苑，许民狩猎采摘自救。其二，即刻打开秦川与陇西三座国仓，依郡县料民之数^①，定量发放粟谷：男丁百斤、女子八十斤、十六岁以下少年五十斤。如此数量之五谷辅以狩猎采摘，当可撑持到来年夏熟。其三，立即开镐仓发放麦种，令郡县吏员急入村社部署：庶民一半狩猎采摘以自救，一半开田秋播，决然不能荒了大田！其四，当即修法，立国府赈灾法颁行朝野，以安民心。如此四条，太子若能决而行之，秦国可安也！”

嬴柱长叹一声，良久默然。

蔡泽看看嬴柱踌躇沉吟的愁苦相，不禁一腔酸楚，无可奈何地长嘘一声：“太子已是事实秦王也！如此举棋不定，忍看国丧民乱乎！”嬴柱陡然浑身一震，正要拍案，一直凝神倾听的嬴异人突然开口道：“子楚以为此事委实太大，君父该当持重为是。纲成君之策与方才之议大同小异。其间难处依旧在三：一是太仓令说国仓粮货不足以支撑赈灾，不知纲成君对国仓存储量是否心中有数？二是公然赈灾违背百年秦法，若无妥善处置，

① 料民之数：料民，西周开始的登记人口制度；料民之数即官府登记查核的人口数量。

只怕是饮鸩止渴,后患更大。三是仓促修法是否妥当?秦法稳定百余年,秦人对治灾不赈灾并无怨言。目下之乱,始于官府因大父弥留之际全力戒备,而未能及时治灾,并非不赈灾引起乱象。此间难处如何权衡,尚请纲成君三思才是。”

“公子之论大谬也!”蔡泽慨然拍案,“民乱始因,固为未全力治灾,然目下事实已耽延变化,陷于不赈灾便不能治灾之两难境地。公子做名家词义之辩,实在非其时也!”

“且慢且慢。”嬴柱苦笑着摇摇手,“纲成君,秦国各仓究竟有几多粮货?”

蔡泽不禁愤然红脸:“主君明察:老臣不掌相权,如何查勘!”

一言落点,嬴柱顿时尴尬。蔡泽的相权早在几年前太子府立嫡时被父王下书交由他这个太子统摄。蔡泽居高爵而无实事,本来就愤懑不已牢骚不断。父王新丧威慑不在,蔡泽倚老卖老自然要找机会“提醒”,自己竟生生撞将上去,问出一个本该由自己回答的难题,实在是自讨无趣。然当此危局,嬴柱也自知不能斤斤计较,歉然苦笑道:“无心之言,纲成君莫得上心。子楚,即刻召回太仓令问对。”

正在此时,老内侍走过来道:“禀报主君:先生书房外候见。”

“我迎先生!”子楚陡然振作,霍然起身大步出了书房。

吕不韦匆匆走进,风尘仆仆汗水津津,一身厚重的国丧麻袍也是皱巴巴沾满了泥水脏污。蔡泽不禁大皱眉头:“先生素来整肃,纵是无爵吏员,何当如此有失检点?”口吻之揶揄显然带几分刻薄。吕不韦浑不在意,只接过子楚递过来的温茶大饮几口,坐进了蔡泽左下丈余的末位案前。嬴柱一指与蔡泽座案平行的子楚座案道:“先生莫拘常礼,这厢入座。子楚另案。”吕不韦正要辞谢,却被子楚不由分说扶了过去。待吕不韦坐定,嬴柱关切问道:“先生莫非来路翻车?要否太医诊治?”吕不韦拱手作礼道:“谢过主君。三个月来,不韦走了秦川二十六县,又连日去尚商坊挤抢,些许脏汗而已,身子并无关碍。”嬴柱不禁悚然动容,拍案慨然一叹:“举国惶惶,先生独能入乡查勘,难矣哉!若有应对良策,先生但说无妨,勿得任何禁忌。”

“国难当头,不韦自当言无不尽。”吕不韦回头对着蔡泽一拱手,“纲成君经济大家,愿先请教君之长策,不韦斟酌襄助补充可也。”虽然因国丧而没了脸上那一团春风的微笑,吕不韦的口吻却是柔和谦恭的,显然是要蔡泽明确地知道:吕不韦清楚自己尚是吏身,对纲成君这般高爵大臣是敬重的。

“老夫有甚长策,一番老论罢了。你若愿听,老夫再说一遍何妨。”蔡泽原本对吕不

韦接受太子府丞这样的吏职大有不屑，此刻见吕不韦对他的敬重比白身商旅时还进了几分，心下颇觉受用，不禁也大度豪爽了起来，大咧咧一摆手，将自己的王道赈灾对策又说一遍，末了敲着长案加重语气道：“三代无定法，国难当变通。若墨守成法而不开赈灾之例，秦国危矣！”

“难处在这修法赈灾，先生以为如何？”

“纲成君，恕不韦直言：目下最不能做的一件事，正是这修法赈灾。”吕不韦从嬴柱的殷切目光中看出了这位被灾异国丧折腾得疲惫不堪的新主的期盼所在，但他却没有回应这位新主，而是直截了当地面对蔡泽开了口。

“岂有此理！因由何在？”蔡泽顿时红了脸。

“不韦初入秦国，想多多揣摩秦人法令风习。适逢太子府事务井然有序而无需过问，不韦从四月游历秦川，直到老霖止息方回。”吕不韦平静得讲述故事一般，“据实而论，秦国灾情大体三等：关中西部之雍城、虢县、陈仓多山塬，涝灾稍轻，民失囤粮当在三四成上下；自郿县以东至栌阳以西，关中腹地平野受灾最重，民失囤粮当在七八成上下；关中东部之平舒、下邽、频阳并洛水诸县，受灾稍重，民失囤粮当在半数上下。陇西上邽地裂，死人两万余，然草场牲畜却无伤损，存活人口之生计已经由郡县大体安置妥当，并非大患。目下之危，唯在关中。关中之危，七八成在人心浮动，三两成在生计之忧。”

“笑谈！”蔡泽冷冰冰插断，“久雨久水，房倒屋塌，囤粮随波逐流，此乃常情！足下几成几成之算，何见得不是故弄玄虚？”

吕不韦依旧平静如常：“纲成君所言之常情不差，然秦人却有非常处。秦自孝公商君变法百余年，关中庶民尚耕尚战勤奋辛劳，纵是小户，存粮亦过三年。秦人之非常处，是经年备战之下生出的囤粮之法。秦人囤粮不在家居庭院，不在草席之囤，而在山洞石窖；山塬之民囤粮于石洞，平野之民囤粮于石窖；家中所囤者，半年粮也。此等藏粮风习，若非雨涝大灾时不韦跟随民人入山排水护粮，只怕也不知实情。”

“对也！”嬴柱恍然拍案，“如何这茬也忘了？洞窟藏粮，那是老秦人久战陇西，未进中原立国时的老规矩。没错！”

“既有此等牢靠囤粮，民心何以浮动？国人抢市岂非刁民寻衅？”

“不。人心惶惶乱象在即，是为不争事实。”吕不韦叩着书案，“然根本因由不在所余口粮几多，而在官府治灾滞后，庶民眼见秋播无望而大起惶惶！唯将根由分清，处置之

法方能妥当。”

“足下是说，民非饥荒，唯地饥荒，不救民而救地？”

“民要救，地要救，国更要救。然救法须得对症，否则事与愿违。”

“好也好也。”嬴柱皱着眉头摇摇手，“纲成君对策已明，该先生倡明谋划了。”

“但凭主君，老臣洗耳恭听。”蔡泽冷冷一句捧起了茶盅。

“在下之见：今岁民乱乃多方纠葛而成，非纯然救灾可了，须一体治之方能见效。”吕不韦始终以吏身自称，平静的口吻中却蕴涵着坦然自信，“不韦谋划只有三句话：新主即位称王，官府治灾救地，商战救民安国。但做好三事，秦国可安也。”

“且一句句说来。”嬴柱大是困惑，“父王尚未安葬，如何能即位称王？”

“即位称王之要义，在于振奋朝野示强六国，不能以迂礼自缚。”

“称王，老夫却是赞同！”蔡泽陡然“啪”地一拍案。

嬴柱惊得心头一颤，皱着眉头挖了蔡泽一眼，片刻默然，叹息一声道：“非常之时也，非常之法也。即位便即位，此事交纲成君筹划。”

“父亲明断！”嬴异人大为振奋，霍然起身走到吕不韦座前，“先生说不能修法赈灾，却要商战救民，定有甚个奥妙，盼能赐教。”

“公子谬奖也，说不得奥妙。”吕不韦一拱手道，“秦人之乱起于抢市，抢市之因在于山东商贾贱价抛物。贱价成市，并非六国商贾发兼爱之心代秦赈灾，而在图谋大榨秦人之市力。更要紧者，六国商贾随时可能陡然抬价。一旦贱市变贵市，愤愤秦人可能立时民变，杀戮外商捣毁尚商坊，如此必激怒山东六国愤然合纵，趁我国丧攻秦。”

“先生大是！”嬴柱不禁悚然动容，“索性关闭尚商坊！”

“商战商决。目下秦人需要六国商贾，强行关闭尚商坊，无赈饥民若逃国避荒，则更伤秦国长远大计。”吕不韦起身肃然一躬，“不韦请于半年之内暂领官市丞一职，与六国商贾一决商战之道。”

“好！先生出马，商战无忧！”嬴异人抢先一句，一瞄父亲却突然噤声了。嬴柱肃然起身整衣深深一躬：“先生救民安国，请受嬴柱一拜。”回身命一直在旁肃立的桓砾，“长史下书：一年之内，举凡秦国经济官署悉听先生密行号令，钱财物之调遣不受限数，违者视同上抗王命之罪！”吕不韦肃然一躬道：“主君信得不韦，不韦不胜感念。然太过彰显未必成事，不韦一不调遣国库钱财，二不掌诸多官署，只一个官市丞便可。”旁边蔡泽却

嘎着公鸭嗓长长一叹：“天公昏聩也！阴差阳错也！”嬴柱脸色不禁一沉：“纲成君以为不妥么？”蔡泽兀自摇头晃脑地嗟叹：“老夫终生欲操经济实权，总是脱不得徒有虚名之风光！某生分明志在政事，却总是脱不开个钱粮支付。谋事者不得事，谋政者不得政，奇哉怪哉！敢问我君，上天公道么？”嘎嘎公鸭嗓尚在回荡，偌大厅长哄然爆出一声大笑，又一齐捂着脸噤声。

走出门厅，吕不韦压着笑意低声道：“若非国丧，得灌君几坛！”蔡泽哼哼一声冷笑：“你心舒坦，老夫却是憋闷，恕不奉陪！”转身摇到自家车边去了。吕不韦顾不得理会，径自匆匆走出宫门上马去了。

二 咸阳大市爆发了惊心动魄的商战

三日之后，咸阳举行了隆重的新君即位大典，太子嬴柱即位称王，史称秦孝文王。

特急王书星夜颁行郡县山乡，晓谕国人“新王当承先王之志，力行秦法强国之道，凡我大秦臣民，皆当戮力同心勤奋治灾奉法耕战，勿得懈怠！”王书的最后一行是“邦国灾异，先王国葬延迟于秋种之后，大黼免行，民耕不服丧，国人体察之”。随着王书，非但郡县官吏匆匆赶赴关中受灾村社，便是咸阳国府的一班经济大臣，也在纲成君蔡泽统领下悉数赶赴郡县官署督导治灾。

王书官吏接踵而至，关中老秦人精神顿时一振。

谁都知道，天下万事国丧为大，更不说老秦王这般战国在位最长的明君英主薨去，理当更为隆其葬礼了。魏国那个魏惠王在位年数比老秦王还少着几年，丧葬大铺排惊动天下。其时魏国暴雪异灾，大雪深及牛眼，大梁不少城墙也被压垮，根本无法出葬。魏国新王（魏襄王）非但不思救灾，反而征发民众修筑栈道，要数万精锐的“魏武卒”轮流抬惠王灵柩进山。若非惠施冒险智谏，说天降大雪是先王思念大梁魂灵盘桓不去，该当留住先王灵柩待来春安葬，魏国庶民便要大大受苦了。两厢比较，秦国新王奋然即位行政，将国葬延迟到秋田秋播之后，且将服丧官员大半差遣到山乡村社治灾，原本已经是开旷古之先例了。然更令老秦人暖心的是，民耕不服丧与大黼免行这两条。“民耕不服丧”，是秋播耕作期间百姓不用穿戴累赘的麻衣丧服。“大黼免行”，是免去了举国痛饮

大啜以庆贺新王即位的大礼。大酺,原本是春秋之前的古礼。其时酒肉稀缺,寻常时日不得饮酒食肉,国有大喜之事,天子方才下书赏赐朝野臣民大吃大喝一顿,是为大酺。就实说,大酺之日天子只象征性地赏赐些许酒肉给诸侯。到得村社乡野,一片肉一碗酒也不会有了。然大酺既为国之大礼,庶民百姓又不能不行。于是,痛饮之酒与粮肉菜蔬便得村社自筹,实际是老百姓自家吃自家而已。战国之世大酺虽不再拘泥,然在新王即位这等大事上,各国大体上还是要国人大酺庆贺的,形式也依然与古礼无异,仍然是老百姓自家吃自家。如此一来,大灾之年若行大酺,百姓自是苦不堪言了。如今新王将这虽属虚应故事然却是即位大礼不可或缺的“赏赐”也给免了,分明是体恤村社灾后乏粮乏货,庶民岂能不思之念之。感奋之下,秦川庶民闻书即动,连夜举着火把下田开泥松土。次日清晨,各村社的牛车队便拉着凑集起来的各色土产拥向咸阳市,要换回农具食盐与最要紧的麦粟菽^①种子。

谁料这一夜之间,咸阳的尚商坊大市陡生波澜,粮价物价一夜飞涨,种子价更是惊人!昨日还是一皮一石粮,一钱一只铎,依着今日行情,一里凑集的百十张熟牛皮才能换回一石种子,五十枚秦半两钱才能买来一只铁铎头。

老秦人怒不可遏!叫骂奸商的喧嚣的声浪淹没了整个尚商坊。不知谁个一声喊打,愤怒的人群潮水般爆发,飓风般卷进店铺货棚砸了起来。六国商社的东主与大执事们却一个不闪面,只有小执事领着仆役们拼命关门收货,一时之间,十里尚商坊前所未有的大乱。

正在此时,一阵低沉犀利的牛角号响彻大市,一队护市铁骑簇拥着一辆轺车直冲尚商坊的市令台下。立即有人高喊起来:“官市巡市了!举发六国奸商!”声声传开,愤怒的老秦人们轰隆隆卷了过来,高喊着:“奸商抬价!依律腰斩!”将市令台围得水泄不通。

号角又起,一个精瘦黝黑的中年人利落登上高台。人海一片惊天动地的声浪:“官市行我秦法!没收奸商!腰斩奸商!!”接连三声静军长号,人海才渐渐平息下来。精瘦黝黑的官市丞洪亮苍劲的声音回荡开来:“老秦人听了:没货腰斩,是秦法对秦商。六国商贾乃客商,不能以秦法治罪!这是商君老法,行之百年,我秦人不能乱法哄抢,更不能砸店伤人,但有违犯,依法严惩!”人海一片死寂,显然的愤怒化成了清晰可闻的粗重喘

① 麦粟菽,麦,小麦与大麦;粟,谷子,脱壳后为小米;菽,黄豆。战国时都是关中主要的秋播作物。

息,猛然有人高喊:“奸商坑秦!天理不容!法不行理行!”立即有人接喊:“甚个官市!新王救灾,容得你袒护六国奸商!”眼见人海骚动,精瘦官市丞连忙插断高喊:“商事商治!本官市得报:咸阳百家秦商联手,南市大开!种子农具六畜应有尽有,国人只到南市买货,莫误了抢种大事!”人群静得片刻,骤然山呼海啸般呐喊一声“万岁”隆隆拥出尚商坊,拥向毗邻的咸阳市。

这咸阳市,实际是秦市中最大的农市。

“南市”之名,是老都城栎阳时便有的。秦人感念商鞅变法时在栎阳南市徙木立信而开新法,在迁都咸阳之后,仍将这片坐落城南的大市叫做了南市。南市与商街不同,紧邻城墙,占地五里,没有店铺而只有连绵不断的各种货棚,雨天可拆晴天可撑,牛羊马匹等六畜可直然哄赶到市内货棚下交易。虽是粗放,却最是适合农家交易,渐渐变成了与城内长街商家不同的农市。尚商坊在东南,南市在正南,中间隔着一片两百多亩地的树林。这片树林原本是南市的六畜交易地,六国大商们不耐其臊臭弥漫,屡次与秦国官市交涉。张仪为相时要连横破合纵,为了吸引六国商贾,下令将六畜交易地内移,原地种起了一大片苍苍林木,将南市与尚商坊隔开。秦法虽从来没有过不许六国商人进入南市的禁令,但六国商贾却因鄙视南市粗俗村臭,从来不入南市设棚。于是,这南市成了秦国农事商人与南下的林胡匈奴商人的集中地,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这里大行其道大得其乐,活生生一幅远古交易图。老霖雨以来,胡地商人南下受阻,关中秦人陷于泥泞,南市货棚收敛,行市大为萧条,才将老秦农人逼进了平日极少涉足的尚商坊。如今听说南市大开,当真是大喜过望,丢下六国商贾潮水般涌进了南市。

今日南市大非寻常。人潮一近市门,便有官市吏员沿着人群来路飞步高喊:“粮货天天有!鱼贯进市!勿得挤撞!”老秦人奉公守法已成习俗,见官府吏员如此敬事宣法,更听说粮货天天有,蜂拥漫来的人海没了慌乱渐渐整肃起来,放慢脚步礼让老幼,缓缓有序地鱼贯进入了南市高大的石坊。石坊口又有吏员轮流高喊:“进市者依次买货,而后由南三门径直出城!给后来者腾地,勿得逛市逗留!”进得市内,各色货棚连绵回旋,一应农家物事如山堆积,铁铧头粗海盐便宜得与六国商贾大贱卖时一般价。更有两样令人心跳,那露天六畜市的胡地牛羊驮马一眼望不到尽头,斗大红字标明各色种子的粮柜满当当金灿灿晃人眼目。但凡农人,一搭眼便看出这等饱满干燥的颗粒决然是上好的种子。